

—未来军事家丛书·第32卷—

作战指挥

本卷编著/张培高
丛书主编/曹效生 王树生
丛书策划/李承民



黄河出版社

未来军事家丛书

曹效生 王树生 主编
李 承 民 策划

第 32 卷 作 战 指 挥

张培高 编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玉专 李承民
封面设计 金 马 张宪峰

丛书书名 未来军事家丛书
丛书主编 曹效生 王树生
丛书策划 李承民
本卷书名 作战指挥
本卷编著 张培高
出版发行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装订 章丘市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0 印张 400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20000 套
书 号 ISBN 7-80558-855-4/E·150
定 价 260 元(全 40 卷)

总 序

正阔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需要强大的人民军队来创造和维护。

强大的人民军队,需要一大批军事家来领导和指挥。

未来的军事家,需要从今天开始培育。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 70 周年之际,在新世纪的大门即将叩响之时,我们向军内外青少年朋友隆重推介、真诚奉献这部由 40 个分册组成的《未来军事家丛书》。该书的作者都是我国最高军事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资料来源全是最新鲜的信息和最原始的档案,由此决定了该书的权威性、全面性、准确性和时代性。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为所有爱好军事、立志报国、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纸上谈兵”的机会,我们欣喜该书的出版能为全社会的国防教育尽一份微薄之力,我们坚信未来的军事家定将从本书的读者中产生!

编 者

前 言

作战指挥是一门十分古老的综合性艺术。它具有同军队和战争一样漫长的发展历史。它是伴随着军队和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受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和战争的发展,作战指挥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将帅直接指挥到通过司令部组织指挥的发展过程,从而使作战指挥的内容不断丰富多样,方法不断灵活多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挥,自1927年以来,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战争,既有指挥游击战争的大量实践,又有指挥正规战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指挥单一军种作战的大量实践,又有指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丰富经验;既有指挥中小规模作战的大量实践,又有指挥大规模战略决战的丰富经验;既有指挥同国内敌人作战的大量实践,又有指挥同国外敌人作战的丰富经验。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挥经验十分丰富,指挥艺术绚丽多彩,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挥理论,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军队指挥科学。

综观战争历史,战役战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尤其是弱军战胜强军,更有赖于正确的作战指挥。指挥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表明:一个战役军团一旦投入交战,其胜敌一筹的战斗力来源于高超的指挥

艺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了“指挥问题关系战斗胜负”的至理名言。

受黄河出版社之托,我们承担了为青少年朋友介绍《作战指挥》的任务。经一年多的努力,拙作终于形成,并与青少年朋友见面了。本人虽然从事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多年,但由于水平有限,事与愿相差甚远。愿此作为引玉之砖,以唤起青少年朋友对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在成书过程中,参考并汲取了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我所在单位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左全颠研究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此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培高

1997 年 4 月于北京西山

目 录

前言	(1)
从发号施令说起	
——一谈作战指挥的基本概念	(1)
走向胜利	
——二谈作战指挥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	(15)
指挥员的运作思路	
——三谈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	(27)
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	
——四谈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38)
通向胜利的探索	
——五谈作战指挥的主要艺术	(52)
寻找战争的“杠杆”	
——六谈作战指挥的基本方式	(70)
作战指挥的“船”和“桥”	
——七谈作战指挥的基本方法	(86)
千军万马的指挥中枢	
——八谈作战指挥机构	(98)
支撑帅台的基石	
——九谈作战指挥的基本保障	(120)
主要参考书目	(145)

从发号施令说起

——谈作战指挥的基本概念

发号施令,是指发出命令、指示的意思。在作战实践中,指挥员必须通过发号施令,让所属部队很快理解其作战意图,并通过一系列的作战活动,圆满实现其指令,以达成整个作战企图。

古代战争中,由国王或者将帅直接发号施令,指挥军队作战,是一种最基本的作战指挥方式。冷兵器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军队兵种少,武器装备简单,交战双方主要通过白刃格斗决定胜负。因此,作战指挥主要是将帅亲临战场,在战阵内发号施令实施指挥,或者派传令官传令指挥。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的夏朝,曾拥有一支较强大的王室军队。这支军队直接由夏王指挥,或由六卿带领出征。夏启即位后,曾在甘地(今陕西户县)与有扈氏交战。交战前,夏启召集六卿发号施令。他规定六卿和全体参战人员必须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勇敢作战。

我们知道,作战指挥是一个古老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有战争,就有作战指挥的实践、理论与科学。作战指挥的实践源远流长,作战指挥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由于新军事革命的影响,高新技术兵器充斥战场,不仅使传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使作战指挥也面临新的前所未有的挑

战。

作战指挥这个词,人们对它并不陌生。有的青少年朋友或许参加过军训,了解作战指挥;有的或许当过班长、中队长、大队长,曾经参与过指挥活动;有的或许在书本或影视中见过作战指挥的部分场面。但是,要想真正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揭示作战指挥的特点和规律,了解和掌握作战指挥的真谛,熟练地驾驭现代战争,能动地将战役战斗导向胜利,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古今中外众多军事家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未来军事家为之奋斗的出发点和归宿。

战争舞台上的导演

每当我们从戏剧、影视中看到一幕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或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场面时,自然会联想到这是出自导演家的“大手笔”,是导演家们的一种指挥艺术。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一些军事家之所以能够迭挫强敌,克敌制胜,同样也离不开高超的指挥艺术与才能。战争舞台上的导演家,正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他们通过作战指挥,调动千军万马,将战争导向了胜利。那么,战争舞台上的导演家又是怎么实施作战指挥的呢?

我们知道,作战指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古代战争有古代战争的指挥方式,现代战争又有现代战争的指挥方式。为了了解什么是作战指挥,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古代战争的指挥吧!

在古代,尤其是在冷兵器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军队兵种少,武器装备也比较简单,交战双方主要靠兵对兵、将

对将地格斗决定胜负。因此,这一时期的指挥方式,通常是国王或者将帅亲临战场,在战阵内直接指挥或派传令兵进行指挥。指挥手段主要是击鼓、鸣金、吹角、挥旗、点火等音响和目视信号,或者是符牌、文书等。那时候,指挥机构也比较简单,仅有少量谋士和辅助人员协助国王或将帅指挥。据《六韬·龙韬》记载:“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也就是说,在古代,有了股肱羽翼这七十二人,就可以替代现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技术部,以辅助首长实施指挥了。

从古代战争的指挥方式中可以看出,作战指挥的主体,主要是指挥员“个体”。中国商代伊尹、西周吕尚、春秋孙武、战国孙臆、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等,都是有名的谋士或者军师。而到了火器时代,新式枪炮逐渐代替了旧式火器,蒸汽装甲舰取代了木帆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通信工具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庞大的陆军、海军,团以上部队设置了司令部,指挥员主要通过司令部对军队实施作战指挥,组织步、骑、炮协同成为作战指挥的主要内容,这就需要司令部实施辅助指挥。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得军队数量和兵种不断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军队作战指挥增加了运用火力、组织兵种协同等内容,战斗编组、后勤保障、战场管理等指挥内容比以往更加复杂。这就从客观上为作战指挥由“个体”向“群体”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

司令部作为军队指挥机关,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常备雇佣军、正规陆军和海军在欧洲国家的建立,军队人数和技术装备的增加,军队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军事

行动的扩大,军队指挥日趋复杂。这就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指挥机关,以辅助首长实施作战指挥。大约16~17世纪,在许多国家(法国、普鲁士、俄国等)的军队中先是出现了军需官职务,设立了军需勤务部门,后来又确定了军务部门。这为18~19世纪在一些国家最终出现总参谋部奠定了基础。在此时期,司令部勤务的这种性质在以贝蒂耶元帅为首的拿破仑军队的司令部工作中体现最为明显。实际上,作为司令部勤务的明确的组织系统是在19世纪逐步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部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8页)

再让我们来看看现代战争的指挥。1986年4月15日,地中海南部的锡德拉湾燃起了一场世人瞩目的战火:美军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战、精确制导、高速反辐射和远程航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指挥部等重要目标进行了瞬间空袭。整个战争持续时间虽然仅仅18分钟,却使利比亚蒙受了重大损失。美军空袭利比亚是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在这一战争中,清晰地体现了现代战争条件下作战指挥的完整过程。

作战指挥首先由运筹决策开始。4月6日下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总统报送了利比亚“策划”西柏林舞厅爆炸事件的“证据”后,里根总统于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打击利比亚的问题。经过仅仅几个小时的讨论,通过分析判断,权衡利弊条件,里根总统就果断地作出了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策,并指定参谋长联

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制定作战计划。

其次,进行计划组织活动。以克劳上将为首的美国最高军事机关,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袭击利比亚的作战计划制定出来了。里根总统认为这个计划符合战略企图,于是,连夜原则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同意以“黄金峡谷”为计划的代号。然后,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如制造舆论、争取盟国支持、组织反复侦察、调整部署,直到完成一切进攻准备。

最后,从15日1时54分开始,由4架EF-111电子战飞机和14架EA-6B电子战飞机同时对利比亚的无线电通信、防空雷达等电子设施实施了强烈的电子干扰。同时,对整个作战行动实施不间断的协调和控制,直到实现作战企图为止。这就是现代条件下作战指挥的一个完整过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战指挥,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为达到一定的作战目的,对部队作战行动进行的运筹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组织领导活动。作战指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要通过理解上级意图、掌握情况、分析判断、运筹谋划、作出决策、下达命令、组织计划等一系列活动,才能使部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正确统率部队,驾驭战役战斗,将指挥员的意图变为现实,最终夺取战役战斗的彻底胜利。

仗靠三军打,胜由信息通

当我们了解了作战指挥的基本概念,并给作战指挥定义之后,还应当着力揭示作战指挥的本质属性。那么,作战指挥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作战指挥的实质是：正确定下决心，并圆满实现其决心。具体地说，作战指挥是以往复循环的作战信息为表现形式，来达成指挥员既定决心的一个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作战信息的运作，也就没有作战指挥可言。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的：“仗靠三军打，胜由信息通。”

信息，简单地说，就是消息，就是情报。从广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信息，信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毕竟是有了人类，才有信息的最大价值，信息是在人类活动中才显示其存在的最大意义。作战信息是与作战活动相关的信息，是作战指挥的灵魂。作战信息的运作过程如下：

第一步：获取信息。获取信息包括获取作战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其中，最主要的信息是敌人的作战活动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作战指挥的一条基本规律，任何战争都不能例外。通过侦察、调查、谍报、技侦等手段，大量获取作战指挥所需信息，才能为指挥员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步：处理信息。处理信息包括分析、判断、筛选、综合各种作战信息。处理信息，主要是正确分析判断情况，以便得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结论。

第三步：利用信息。利用信息包括运筹、谋划、设想、预测等。利用作战信息的实质，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作战指挥的运筹活动，以便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决策。

第四步：产生信息。产生信息包括作出决策、下达命令、指示，进行计划等。产生作战信息，是作战指挥活动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

第五步：保护信息。保护信息包括加密、控制、保护、隐蔽、

伪装、欺骗等。保护作战信息的实质,是进行作战保密。一方面,不让敌人发现和了解我方的作战意图;另一方面,不让敌人干扰和破坏我方的作战信息,使其正确、及时地传递到各作战部队。

第六步:传递信息。传递信息包括发送、传输、通播、下达号令等。传递作战信息的实质,是进行正确、及时、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以确保作战指挥活动畅通无阻。

第七步:监视信息。监视信息主要是观察、了解、掌握和监控情况等。监视作战信息,旨在及时掌握战场情况,为修正和定下新的作战决心提供有利条件。监视信息,实际上又回到了获取信息的初始状态。

上述作战信息运作的七个环节,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缺一不可。作战信息的运作过程,反映了作战指挥的活动过程,体现了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作战信息运作的七个环节,互相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流程和作战指挥活动的周期。

作战指挥的四大要素

作战指挥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由其一定的要素所构成。分析作战指挥的构成要素,有利于正确全面地认识作战指挥。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作战指挥的要素总是与作战指挥的活动直接相关的。作战指挥的全部要素必须能保持指挥活动的运作。作战指挥通常由指挥者(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被指挥者(下级指挥员、部队)、指挥工具和作战信息等四大要素构成。

指挥者是作战指挥的主体。指挥者是包括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在内的指挥群体。指挥者的主要活动包括运筹、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指挥者按指挥的职责和权限,通过向被指挥者下达命令、指示的方式,实施作战指挥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最高统帅部外,指挥者同时又是被指挥者,具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的双重身份。指挥者在作战指挥系统中起决定作用,其组织结构和素质制约着作战指挥效能的发挥。一般来说,指挥者的群体素质越高,指挥效能就越佳。反之,指挥效能就越低。

被指挥者是作战指挥的客体。被指挥者又称指挥对象,是相对于指挥者而言的。被指挥者是命令、指示、计划的执行者和传递者。指挥者通过下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完成对所属部队或者分队的指挥。被指挥者直接对指挥者负责,接受并具体地贯彻执行指挥者的指示、命令,同时对自己的指挥对象实施不间断的指挥。

指挥工具是沟通指挥者与被指挥者之间的联系的手段。指挥工具包括通信、侦察、运筹、模拟、评估等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器材等。指挥工具的性能对指挥效能具有重大影响。指挥工具的质量是指挥手段发展的重要标志。以电子计算机和卫星通信为核心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为提高作战指挥效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作战信息是指与作战指挥有关的各种情况。作战信息包括敌军情报、上级意图、友邻情况、地理情况、战场态势、作战进程报告等战场情况。作战指挥是通过作战信息的运作来实现的,作战信息是维持作战指挥活动的必要条件。高技术条件下作战,作战信息的地位作用越来越显著。提高作战信息的数

量、质量及速度,保持信息优势,已成为提高作战指挥效能、赢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以上四大要素共同构成了作战指挥的整体。其中,指挥者与指挥对象构成了指挥关系的主体与客体,指挥工具是沟通指挥者与指挥对象联系的媒介,作战信息是作战指挥活动的基础和灵魂。

鲜明的指挥特点

抓特点、摸规律,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基本诀窍。学习作战指挥知识更是如此。作战指挥是在情况紧急、充满危险、敌对双方激烈对抗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它具有区别于一般组织领导活动的许多特点。

预见性。“指挥就是预见”。预见性是作战指挥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作战指挥如果没有预见,或预见不准,那肯定是失败或无效的指挥。毛泽东曾经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见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抗日战争爆发短短几个月内,毛泽东以其科学的预见能力,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战略指挥才能。因此,预见性是作战指挥最本质的特

性。

对抗性。战争是充满激烈对抗的领域。对抗性是由作战目的的坚决性和指挥活动的针对性决定的。一方面,在作战指挥中,敌对双方指挥者都力求最有效地消灭对方、保存自己,作战指挥活动始终在激烈的对抗中进行。另一方面,敌对双方的作战指挥都以对方为根据,己方的决策和行动必然引起对方的对策和反行动,而对方的行动又必然引起己方的再决策和再行动,每一次较量,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对抗性。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举行的四渡赤水战役,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巧渡金沙江结束,历时110天,转战几千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40余次,歼敌1.8万余人,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整个战役指挥充满着激烈的对抗,最后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的企图。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挥领域的对抗日趋尖锐、激烈,指挥与控制战将贯穿战役战斗的始终。因而,作战指挥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考虑指挥活动,而不考虑作战指挥过程中的对抗活动。因此,必须打破常规,首先考虑指挥领域的防御问题,以确保己方作战指挥系统不被敌方干扰和破坏;同时,要想方设法地干扰和破坏敌方的作战指挥系统;然后,再考虑对所属部队或者分队的作战指挥活动。战争表明,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挥,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的对抗性。

强制性。作战指挥具有强制性。其主要表现:一是指挥者对部属的作战指挥,多以强制手段,即以命令、指示的形式来实现,指挥者与被指挥者表现为下达命令与服从命令的关系。指挥者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信,通过指令来约束指挥对象的行动。二是作战命令、指示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强制